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四・史部・雜史類

北巡私記一卷 [元]劉信撰

皇明政要二十卷 [明]婁性撰

吾學編六十九卷 (卷一至卷五十四) [明]鄭曉撰

2F34/64

北巡私記

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
見羣臣諭以巡幸上都皆屏息無一言
喇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謂賊已陷通州
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為殷鑒
上曰也速已敗擴廓帖木兒遠在太原
遂退朝告待罪

樞密屬官知院出告遇於中書
省問曰大計如何知院惟痛哭而已中書左丞相慶童國
之老成人也歎息曰吾知死所尚何言哉既而知院密語
信曰今夜必有舉動君去就如何信曰朝廷大計不敢問
願從公後可乎知院領之是夜漏三下車駕出建德門率
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左丞相
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參知政事哈海翰林
學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樞密院事哈刺章知樞密院事王
宏遠等百餘人從者此下有信匹馬遇知院公於道中二
十九日車駕至居庸關時經紅賊之亂道路蕭條關無一
兵車駕至亦無供張帝太息曰朕不出京師安知外事如
此是日詔也速率本部兵趨行在三十日雨車駕次雞鳴
山遼陽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奏至請入覲詔止之是夜
雞鳴山西北峰崩聲如巨雷御營中人馬皆驚上御行殿
召見羣臣以為賊兵奄至黎明搶攘始定八月初一日雨
中炙羊肉食之初二日雨不止百官雨行皆霑透天寒甚
道路泥濘是夕駐蹕營口知樞密院事哈喇章請速召擴
廓帖木兒入援從之信經日不食謁知院公留宿於氈帳
事煩命翰林學士承旨觀音奴兼知樞密院事觀音奴公
此下有上以軍

三十日出京師至是謝恩於馬前上命左右掖之遼東參
政賽因帖木兒率五千騎入覲軍容甚整帝慰勞良久始
已初五日也速奏京師失守淮王及丞相慶童死事參知
政事張守禮自京師奔行在初七日左丞相失列門卒以
遼陽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為中書左丞相以納哈出為
遼陽行省左丞相納公為行省平章政事知兵善戰遼東
賊皆為所殄皇后欲尋仇於高麗語皇太子曷使納哈出
問高麗之罪皇太子不可初九日車駕至中都以李仲時
為兵部尚書徵兵於高麗十五日車駕至上都上都經紅
賊焚掠公私埽地宮殿官署皆焚毀民居間有存者遼
此下有左丞相也速公獻幣二萬匹糧五千石至始有自
存之勢矣信與達魯花赤禿因不花公舊交也禿因公殷
勤周恤無所不至患難中得此良友直可感幸十七日加
納哈出大尉鼎任此下有自至上都晝夜焦勞召見省
臣或至夜分信問哈刺知院國事何如哈刺公曰無可為
也當時頗有議省行與樞臣齟齬者時事至此猶有朋黨
之見存啼矣二十四日上都行樞密副使乃蠻台入覲初
二二字誤以上都焚毀置行樞密院於察罕腦兒乃蠻
將薛顯出古北口古北口守將僉知樞密院事張益奔行
在九月初六日哈刺公過子言從臣聞賊出居庸關意頗
羣臣詢恢復之計十四日諸王朵列納至上都十九日詔
惶惶有勸上北幸和林者上遲疑不決既而聞賊兵不出
事乃已初十日以鼎任為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日上召見
羣臣詢恢復之計十四日諸王朵列納至上都十九日詔

木兒為齊王賜金印十一月初一日封也速為梁王加太保二十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脫因帖木兒入觀上問陝西之事始悟李思齊張宗道有貳志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紅羅山十二月初八日始聞擴廓帖木兒敗於保安之信初十日遣使徵擴廓帖木兒赴行在時不知擴廓公存沒故遣使者訪其消息十三日監察御史徐敬熙條陳十事一戒酒一勿令官掖干預政事一選將一宰相非人請擇賢者能者一明賞罰一嚴軍律一汰軍中老弱一徵兵西北諸藩一徵餉於高麗一開言路其言殊切直上不之罪也是月大雪深五六尺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頒新歷於高麗臺官携新歷赴行在遂用之從官入賀行殿上以疾不出賊兵久不出邊從官漸為室家之計哈刺公嘗太息謂子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吾當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耳佶問何不早為此計哈刺公曰子獨不見阿魯輝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初三日以魏伯顏為中書參知政事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陳恢復大計以兵力太弱請徵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哈刺公之言可謂先幾矣初九日佶拜監察御史之命是日有狐數頭入行殿直至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刺不沙見上極言亡國之兆上曰天意如此朕將奈何二十日上都大風晝晦是日中都地震二十一日詔也速丞相屯全甯州拜擴廓帖木兒中書右丞相欲以內事委之也擴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高麗國遣使貢歲幣如舊例且訴納哈出構兵之事上優詔答之信奏高麗心懷兩端不可恃為外援疏入不報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風霾室中白晝然燭二月初一日大風晝晦以阿刺罕為樞密副使撒里

蠻為中書平章政事撒里公嗜酒不欲問時事疏辭不允初三日賜宿衛軍士衣糧初八日上不豫輶朝十三日上疾瘳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騎四萬抵通州賊固守不下詔也速公勿深入恐賊乘虛內犯未幾遣左司郎中黃阜至軍中賜也速公龍衣御酒將士賞賚有差二十二日佶謁哈刺公留宴邸中哈刺公言執政競市高麗婢若忘社稷之為墟者尤以撒里平章為不稱職佶曰公何不與上言之哈刺不答意其有內援也三月二日獵於近郊初下有皇太子請率精騎直搏大都上不許十八日遣工部侍郎得勒海諭高麗賜高麗王龍衣御酒二十日上不豫二十二日以兀魯不花為中書參知政事王信為上都留守二十八日始召見羣臣夏四月一日詔冕火帖木兒也速分道討賊恢復京師初五日傳聞賊特常遇春率數將分道深入上手詔戒嚴侍御史任忠敏疏請速幸和林召集東西部諸藩為恢復之計初六日也速丞相敗績於凜州按元無此州名當是誤字初十日忽都帖木兒由太禧院使拜上都留守十四日門遣人以手書至行在省臣議斬之上日彼無罪逐之可矣上寬仁如此宰相不能將順致海宇土崩覆亡之罪固有所歸矣五月初六日平章政事按太史有自十四日佶苦痢請假養疴至六月初旬始愈十九日帽山初七日敗書聞上急召羣臣議幸和林初九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卒哈刺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徐國公十日賊陷大寧州中書右丞脫火赤逆戰敗績為賊所擒

留河南王普化中書平章政事鼎住守上都十五日晃火帖木兒王與賊兵戰於新開嶺大敗王匹馬陷陣死之十七日賊陷上都是日車駕至曲也腦兒尚不知敗信十八日詔擴廓帖木兒入援二十日車駕至應昌二十一日帝不豫二十六日帝疾瘳始議幸和林之計觀音奴公建議令西邊諸將攻大同賊顧後路可以紓難從之八月初三日脫列伯孔興等合兵攻大同初四日我師敗績初十日敗書聞省臣請徵擴廓帖木兒王入援遣御史中丞黑的齋手詔以往應昌未經紅賊城市尚完惟六軍蒞止糧儲先罄哈刺公屢言之上亦無可為計也九月二日復遣侍御史雙雙徵擴廓帖木兒王入援初六日哈刺章公拜太保之命公固辭不許初七日郡王阿濟歹入覲詔郡王統五投下之眾屯於會州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紅羅山十月十一日□□遣人復以書來詔屏之城外以李羅罕為脫文十一月十八日陝西行省左丞王公克勤至應昌王公至擴廓王營中擴廓附奏請車駕速幸和林勿以應昌為可恃之地十九日帝不豫十二月十二日帝始視朝十四日封也速丞相為威定王十八日御史大夫朵朵卒以三寶奴為御史大夫三十年正月初二日帝不豫詔皇太子總軍國諸事初九日詔觀音奴公貴手詔賜擴廓帖木兒王徵其入衛觀音公奏請以監察御史張佶從行上允之初十日佶從觀音公入見十一日啟行自二十八年閏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據其大要載之以備異日掌故至密勿大政及軍旅之計非小臣所得知者姑闕之云

咸豐己未冬十月獨山莫友芝手鈔

光緒戊申予承乏黔學屬黃平樂采臣孝廉購獨山莫氏藏書得子偲先生手抄影北宋本周易舉正元劉佶北巡私記二種皆希世之秘笈也予方從事元史得劉氏此書如獲海外奇珍自詫為平生第一幸事順帝北奔以後舊史無徵賴有此書略見當日之梗概惟展轉迄寫不免舛舛惜無別本以資校勘耳膠州柯邵憲識

皇明政要

〔明〕婁性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五年
戴金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六七毫米寬二二二毫米

政要新刻序

文以載道而道爲致治安民之具也稽

之往古堯文煥乎其有章周官百法之

陞降可依尊崇有據秩然

一代家法為

聖母

家國天下必當敬承而世守者哉

太祖高皇帝下逮

英宗列聖作述之間謀謨議論備輯於

皇明政要者如綸如綺舉切經緯百五十

餘年澤被窮方威加海外昇平如一日

者皆是道也三代享國之長莫如有周

故下武之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又

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仰惟

高皇帝以聖文神武肇造於先有

文

仁

宣

英由宋之廢哲緝熙於後誠哉度越有周而

哲王矣嗣是而又

憲宗承之以純

世有

之以敬今

天子敬

天法

祖修文講學如旭日之始升誠哉

世德作求永言配

命矣生斯時者際

國運之隆昌感遭逢之特異讀政要以思

列祖之功追

世德以迓時雍之福寧無下武詩人作孚

萬邦於萬斯年之頤耶孔子曰周監於三歲有郁平文哉吾從周蓋夏商禮樂至周大備而我

國家則又監於社古取法成周斟酌而一之者越以故

聖謨洋洋自

宮闈以及禦戎近無遺而遠無不備布之

方冊偉麗如丹青先被八表措之行事

實用如栗帛惠及無疆公卿大夫與經生儒士不可一日而不佩服與典謨訓誥相為並用者矣用是求善本而較是之鋟梓以廣其傳于此而略有憾焉者成化和治

重熙
累洽之蹟藏之

秘府未覩其全昔司馬遷作楚漢春秋而

虎續之班彪作列傳其子固成之茲欲續婁氏父子之功以勒成百五十年之大典金誠有深望矣是為序

嘉靖五年丙戌孟冬月下澣奉
敕巡按兩淮監察御史臣漢陽戴金謹書

皇明政要表



第七曰崇正道八曰開異端九曰遵

成憲十曰重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
奏為進耆籍事臣父諱自幼志在學道博通經史并諸
儒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未充十年不出後授
四川成都府儒學署訓導歷俸三月爲因多病母老
即告致仕讀書養母以居敬躬理爲心躬行實踐爲
事而於經史等書多有著釋編集聖賢經傳之有裨
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自爲之序令臣將平昔所
聞爲之集擇以圖報稱及至成化年間伏覩

憲帝皇帝真觀政文卷本缺缺羅以爲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生靈之慶也乃謂臣曰等說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年至天順
末年

一祖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光後一揆誠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乃照貲
觀政要格式立定四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

學三曰端好尚四曰戒嗜慾五曰畏天戒六曰悲人

宗政要之篇首者非無意也蓋謂尊德性所以存心

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梯航脩德凝道之大

端也與商書之博約虞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

意焉無有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一

則一矣精則貫矣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王天下之

本已立故於三重可以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謀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矣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為要

哉臣父從事理學辛勤四十年其所得如此臣不

敢隱昧僥倖具其所學并前二書上達

講惟效野人獻曝之誠未敢輕易效臣年將六十筋
力向衰痰氣時作已成痼疾難堪任使故不以干進
爲燃謹具本并封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集釋二書尊令義勇要復才齋釋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 謹 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

司郎中冠帶關住臣婁性謹上表

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道問學第二

卷之二

端好尚第三

戒奢慤第四

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惻人窮第六

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開異端第八

卷之五

遵成憲第九

重儲貳第十

卷之六

立孝敬第十一

薄仁惠第十二

卷之七

親儒臣第十三

啟耆宿第十四

卷之八

開言路第十五

樂改過第十六

卷之九

審恩督第十七

辨賢邪第十八

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慎銓衡第二十

卷之十一

明賞罰第二十一

嚴諫諫第二十二

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育人才第二十四

卷之十八

脩武備第三十五

嚴燕處第三十六

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三十七

謹祭祀第三十八

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九

禦蠻夷第四十

皇明政要目錄

表忠節第五
風氣教第二十六

卷之十四

正法令第二十七

恤刑獄第二十八

卷之十五

勸政事第二十九

節財用第三十

卷之十六

却貪獻第三十一

薄徵歛第三十二

卷之十七

課賦事第三十三

照荒歉第三十四

卷之一

華德性第一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觀其授受兵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所以致雍熙之治後世鮮能此道處事之際欲求一

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率其中召學士宋濂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固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干跳蹠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迎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為朕記之俾示來裔咸知朕

倦誠意懶至

東宮每動容稱敬

太祖嘗顧問曰汝何官彥良對曰正字

太祖曰否汝帝者師也彥良辭謝不敢當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庶吉士解縉應制

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

本無咎者裕民之本

太祖嘉納其言擢監察御史

洪武二年十二月宋濂致仕回獻書於

皇太子云古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

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

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

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

法自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

申之之存不存何如耳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

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太祖覽書喜甚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明書答之侑以文綺

永樂三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

講義

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

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

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

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車馬

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太宗謂皇太孫曰讀書當求大義不可效書生循行數墨

徒費精神出閭未幾問帝王心法太孫以精一執中

割大稱旨

撫州處士吳與弼潛心六經淹貫子史動遵古禮不

求仕進授徒千數惟從事乎居敬窮理之學

第、勅聞之遣行人禮聘

敕曰渴望來儀以資啟沃與爾赴聘延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諱優乎誠意正心之說極蒙

寵眷授左春坊左諭德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既而獻十

策其一曰隆

聖德臣聞湯武於盤孟几杖刀劒戶牖莫不刻銘以致戒

是以聖德日躋孔子贊易之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孔子

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于恩曰君子雋恭而天下

平伏願

陛下法成湯不自滿假之心體大易終日乾乾之意將見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居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坐深幕納諭之曰嘉猷筋朕足見忠愛後遣行人送歸

道問學第二

丙午年五月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詔侍

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

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袁章六

經開闢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官中無

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

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詔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

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

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

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

詞雖艱深音節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

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

下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安則國固

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太祖問帝王之學何書弗要宋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太祖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一

日

太祖御西廡大臣皆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

濂講折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

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蝕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克

也

太祖謂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禁禁不

敢自逸濂對曰

陛下此心古光哲王之心也書曰子臨兆民潔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洪武四年九月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尋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擇之曰人君不窮兵黜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顏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甚不少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誣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

卷之八

八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

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夫善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二年二月甲辰

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著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

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晉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叔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爲朕每爲惕然遂疏其言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太祖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

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及生民豈可以忌刻名之

大學士李賢曰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濡臣述誦必有辯說因講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

常正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文華殿講義

太宗覽畢稱美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篤情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傳之理

太宗曰孟子道性善必舉達道學於人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諱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除一切浮汎無益之禁勿用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此藝如此真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